

昭代記

鹽谷世弘編修

九

大猷大君記四

起寬永十六年

止寬永二十年

リ 5

671

9





門 5  
孫 671  
卷 9



昭代記

大猷大君記四

寬永十六年己卯正月加松平信綱三萬石自  
 忍城移封川越城加阿部忠秋二萬五千石自  
 壬生城移封忍城信綱欲引玉川溉其境內命  
 縣令開渠九十餘里已成踰歲水不入溝信綱  
 召令問之對曰水今至君宜無憂居久之渠尚  
 乾信綱復問之對曰水之所以不來由民之灌  
 溉田畝者多也若膏澤滿野水必至矣後歲餘  
 乾涸如故信綱復問於令對之如初信綱怒曰

昭代記卷九



汝不測地勢而暗籌妄作故至此爾令固執前議毫無撓色已而秋大霖雨溝洫盈溢由是田野大開磽确之地盡爲膏田信綱召縣令大賞增祿川越多松樹嘗生蟲樹枯信綱予民錢捕蟲收諸壺既而埋壺於地三年穿而視之獲松脰數萬斤忠秋與信綱起身近豎俱至封侯年又相若大將軍視二人無軒輊每進封爵大率同時並進烏原之役既遣板倉重昌復欲遣統帥人或屬望忠秋其臣竊有理裝者既而信綱受命忠秋退召其宰曰統帥之命下於豆州可

謂榮矣顧世應不再有兵革吾臣若有欲赴役立功者應許其去吾不敢爲恨也忠秋仁厚愛物每出見涂有棄兒輒收養之窮民待忠秋過往往故棄之由是所收歲數十人其宰忠之伺間諫之忠秋曰人孰不愛子而至於棄之思其父母之心安得不惻然且所鞠育隨長用之不爲耗財其後所收養日長男子隨才器使女子爲資裝嫁之先是本多內記政勝假守姬路城以待政朝子長三月移封郡山城賜十五萬石如政朝時使養政朝二子政長政信爲義子賜



政勝所舊食四萬石於其子政利。政朝美濃守忠政次子也。叔父出雲守忠朝死事，繼其封五萬石。及兄中務大輔忠刻卒，嗣宗家，因分其封。賜政朝弟能登守忠義萬石。子政勝四萬石。至是政勝卒，續宗加松平下總守忠明六萬石。自郡山城移封姬路城，加大久保加賀守忠職二萬石。自加納城移封明石城。四月，會諸侯面諭之曰：「祖宗以來世篤忠貞，至今弗懈，孤甚嘉焉。日數下教戒奢侈，至今未革，宜各躬儉素，以率先士民。耶蘇之禁尤宜嚴查檢之。」又謂大納言

義直。大納言賴宣中納言賴房曰：「卿等春秋益高，凡朝政當否有所見，宜直言勿諱焉。」五月，大久保彥左衛門忠教卒。年八十四。島原之役，遣板倉重昌討賊，久之未平。大將軍倭指古名將曰：「吾得斯輩於平賊，何有忠教？」曰：「方今非無其人，也。但殿下不能知而用之耳。」後遣松平信綱。忠教愕曰：「重昌必死矣。」賊衆三萬，同心致死，野戰且不易尅。况保城乎？夫攻城者，須審其可否。賊堅則莫若增壘固壁，待糧盡力衰而攻之。而今復遣統帥，是促重昌死也。城陷，信綱子輝綱



離伍先赴信綱令騎士追強止之及凱還忠教謂信綱曰公多智然瞽於戎事信綱問何故忠教曰年少魁進不足深罪然大將不可私于盍縱其立功然後正法逐諸高野大君必召還宥之堀田正盛談及前代健將猛士曰若有事今人豈不若古人哉忠教曰然尊大人年六十不能得一蚤首正盛默然獻首依例賜糕置法酒監察見座無忠教及今村九兵衛令召之至忠教曰凡臨陣者未嘗遺兵械非以其重之之故乎人則輕於器吾輩長物宜矣爲所遺也二人

欲退監察白執政酒井忠勝曰宴享所以親羣臣也而遺之罪在有司松平信綱謝令就筵忠教笑曰人先飲而後飲之是濯餘耳信綱作色曰大廚豈以餘瀼宴群臣哉忠教曰公不知勇爵之禮乎列居第二謂之濯餘勇士耻焉忠勝起扶忠教曰今日之享叟固當列第一予請爲接伴忠教悅拜宴忠教嘗謂大將軍曰凡我德川氏之爲君剛柔相承迭出善德公雄才蓋世而瑞雲公柔也東照宮撥亂過劉剛孰大焉而台德大君柔也今大君當剛而柔何蓋諷之也



左右皆爲忠教懼。大將軍嘔曰：彥左善譴，嘗犯禁，銃射濠，鳧大將軍聞之曰：如彥左，吾亦未如之何而已。忠教芥視，寵爵，偃蹇自恣，是以賞賜絕無及。及疾篤，大將軍念其舊功，使使就家封萬石。忠教曰：生不封侯，死何爲使者？曰：俾子孫享其福，不亦可乎？忠教曰：吾子有才，自得，不待吾傳，卒不受忠教嘗著一書，錄國家所以興起，後人題之曰：三河物語。

史臣曰：國有跡弛之士，戇直之臣，泥七軒冕，視人如蟲豸，有事不可意，囂囂然大言無諱。

王公爲之喪氣，權貴爲之咋舌，隱然爲社稷重。蓋世有無用之用焉。若大久保忠教，卽其人歟。當元龜天正之際，忠教武功旣著矣。及戰戈以後，則如老馬之伏櫪，無復用于時矣。而忠教意氣矯矯，未嘗一日忘馬革裹尸之槩。視人之褸衣甘食，怛安習驕者，往往唾其面而鉗其口。雖則人主亦謾言激語，近于不恭。而大君每優容而厚眷之，惟恐失其意而不得聞其讜言。偉哉！真天地之量矣。烈祖謂豈太閤曰：吾有士五百人，可以共入水火，是



吾家之寶也。忠教蓋爲其魁。世記忠教軼事者，多傳滑稽詼諧之談。此猶如求良材者，不取直理正幹，而取於佶屈擁腫之枝，以珍玩之。世莫採焉。

六月，大將軍欲嫁千代姬於尾張右兵衛督光友。使執政傳旨，大納言義直曰：曩者數下教戒奢靡，此般婚儀尤宜從儉素。去歲使阿部重次傳茲旨，宜遵奉勿失焉。村上城主堀丹後守直寄卒，先是直寄食十萬石，請從十七萬石賦，故賜孫直定十三萬石。次子直時三萬石。七月，執

政下令阿媽港曰：吾邦嚴禁耶蘇教，汝邦非不之聞，而尚竊使其徒來，曩盡誅之。自今後嚴禁

娥流陀船

娥流陀船名

其勿有再來。八月，大城火，火

起，大廚執政命士卒攀屋防火。大將軍曰：屋峻恐多傷人，此天災不必防焉。大將軍遷西城，使松平信綱總督土木事。九月，千代姬歸于尾張右兵衛督光友，召大番書院番小姓番部將面諭之曰：邇年孤多病，不見汝等久矣。頃者體中覺差佳，事無大小，宜依舊面啓焉。務勿令壅蔽。十七年庚辰正月元旦，以土井利勝卧病不能



朝使近臣賜杯於其家以壽之七日大將軍將臨酒井忠勝邸途見卒二人被服太美以其犯令將誅之以時屬歲首特宥之收其俸又下令申戒華麗禁召大番書院番小姓番三郎將及步士長小十人長面諭之曰嚮聞衛士漸貧故加祿增俸重之以賑貸而尚流淫侈以至窮困豈非將長訓督不嚴之所致乎自今後如有不循令者宜速上啓又召監察申令之下令於朝士曰凡從官者勿怠勿侈奉身治家宜務儉素衛士宴集宜無過酒一品菜三種酒三爵從隸

人員宜如向所令不得過多勿佩長刀勿美鹵簿勿刀飾過文服章不必止家章屋舍構造凡百器備以至妻子衣裳勿華勿麗成役京坂者及歸雖親戚莫須贈遺勿履游觀之地勿締交處士勿無事故燕游及逍遙市街嚮者數假貸或增采加俸今尙聞日倍貧困無乃流于驕奢淫佚之所致乎爲之將長者宜悉心訓督大將軍狩于高田歸途過番町見衛士隊長加藤良勝太郎左衛門家鉅麗令監察入其邸觀之既還召其部將水野備後守元綱問之元綱啓曰良勝



家素饒嚮有恩貸命良勝辭弗受武備兵械充  
足稱其祿餘財修邸舍耳乃置不譴然令毀其  
屋宇更作朴陋舍牙城造構成四月五日大駕  
自羅城徙焉十六日大駕登日光山十七日大  
雨翌日拜闕宮廿三日大駕至自日光五月榎  
本下領主本多大千代卒年僅五歲收封萬八  
千石犬千代大隅守政遂子而佐渡守正信之  
曾孫也後三年徵加賀相本多安房守政重子  
帶刀政朝賜采五千石以存政遂之祀六月以  
大監察井上筑後守政重歲赴長崎稽察外蕃

事褒其勤勞封萬石令船手長二人輪年巡緝  
九州四國海岸本年小濱久太郎嘉隆間宮虎  
之助長澄來歲石川八左衛門政次向井右衛  
門直正其明年小濱彌十郎安隆小笠原安藝  
信盛循環交替阿媽港船舶到長崎遣大監察加  
加爪民部少輔忠澄監察野野山新兵衛兼綱  
往查覈之以其犯禁再來戮蠻人六十一人梟  
其首燒其舶宥船手及醫十三人別作小舸放  
還之因作論文付之曰治國之道期於綏民懷  
遠之要源於修德我慶長之初烈祖東照大君



統馭天下德該文武政濟寬猛四夷八蠻慕化  
來欵故建鎮肥前爲市舶司以接蕃客而汝阿  
媽港宗耶蘇教欲傳諸我邦數挾妖徒來誘我  
良民包藏禍心我烈祖洞觀其姦赫然震怒命  
捕妖徒戮之嚴下禁令有信耶蘇者夷三族至  
今三朝奉之滋嚴而汝阿媽港外託貿易竊率  
妖徒變服僞形化爲吾民以潛行我州郡簧煽  
我齊民丁丑之冬姦軌聚嘯爲群害官吏堵民  
人寇城府藝廬舍遂據險阻以抗於縣官則縣  
官惡敢宥之乃討乃誅靡有孑遺事訖平定凡

賊亂至此者皆汝妖徒之所爲故客歲下令以  
禁汝阿媽港來商而汝猶不悛陽請和平陰循  
故轍我國家綱紀明肅何曾容汝醜夷之欺謾  
乃戮姦徒乃毀船艦獨宥其醫師舟子舵工放  
還汝阿媽港及隣邦酋長須知悉我意又使大  
監察井上政重諭清商以所禁阿媽港之意松  
前海溢溺死者五百餘人內海嶽燒飛灰蔽空  
晝晦七月山崎播磨城主松平石見守輝澄坐政  
亂奪封六萬八千石幽輝澄於鹿野因幡給厨資  
萬石輝澄宰相輝政第四子而相模守光仲之



支封也。輝澄卒曰伊木伊織與同僚小河四郎  
右衛門爭權相惡。輝澄竈小河多用其言。伊織  
積忿遂率其家眷出奔大坂。藩士多黨伊織從  
之事。聞處伊織斬幽小河於相馬氏。餘流斬有  
差。讚岐國主生駒壹岐守高俊坐國不治奪封  
十七萬石。幽高俊及子高法於出利矢島。羽國  
給厨資萬石。初高俊之襲封也。年甫十一以其  
幼命外祖藤堂高虎助視國事。高虎任其宰生  
駒帶刀帶刀知高虎臣西島之尤有才。請爲奉  
行之。尤勸農通商。經理庶務。邦內清治。及高虎

卒。高俊關弱委石崎若狹前野助左衛門二人  
居江戸擅權。生駒帶刀欲娶水野勝成女。石崎  
前野以陪臣取諸侯女。非正沮之。帶刀甚恨。遂  
與二人有隙。助左衛門死。子治大夫繼家爲宰。  
帶刀譖之。奪二人祿。其親族黨與十餘人怨高  
俊。及帶刀出亡。帶刀奉狀訴之。大將軍召若狹  
等訊鞠。以若狹治太夫締黨去國。賜死。其黨親  
被戮者數十人。使青山大藏少輔幸成收高松  
城。松平美作守定房一柳丹後守直重戍之。小  
出大隅守三尹收山崎城。京極刑部少輔高知



建部內匠政長成之。九月放相良壹岐守賴寬臣相良清兵衛於津輕。罪其驕肆不從君命也。移岸和田城主松平淡路守康映於山崎城。加岡部美濃守宣勝萬石。自高槻移封岸和田城。品川有行殿。大將軍時游焉。聞毛利秀元善茶事。命設儀於行殿。秀元有巧思。家又多名器。於是新構亭於行苑中。每室異其樣。陳器盡巧致。秀元自執儀以宴之。大將軍大悅。盡歡而罷。十月加植村出羽守家政萬六千石。賜高取城。國初以來。賜大臣執政別第於近郊。皆廣數萬弓。

以備不虞。徵藩兵。酒井忠勝別第在牛門外。邇年大將軍善病。屢游忠勝第。時巨藩列侯請大駕游宴。或新營亭榭。聚奇石嘉樹珍禽。忠勝獨不賁園池。茅亭傾欹。不蔽風日。雖聞大駕游臨。無所繕修。有旨擇地邸中。以爲宅兆。建梵刹。區中松杉森拱。參植花卉。嘗春月臨之。終日迢迢游豫。甚樂。顧謂忠勝曰。唐詩有之。一日看盡長安花。祇今日之謂也。此寺宜名長安寺。時僧宗彭在旁。顧曰。汝盍撰山號。乃以延命山應教。遂以命之。是時井伊直孝土井利勝。以元功魁舊



被優崇而大將軍視忠勝及松平信綱尤親嘗稱吾之得人不愧乎前古左手是信綱右手乃忠勝信綱機警絕人而恢弘簡遠有宰輔識度忠勝過之遠矣列侯朝會信綱莊威儀泣之忠勝在側則和煦肅雍衍衍如也信綱嘗使乎京師東福大后有所求于東府記十餘條下諸信綱信綱論駁盡還之還白忠勝曰太后至尊且於東府至親無二凡有所求雖不可悉奉而事之無大害者從其一二而可今皆還之是俾將軍不恭於天朝也信綱改容謝之大城之火也

信綱董工役正堂棟梁舊用一章木將作官百方搜索弗獲信綱令遍求深山大岳而獲焉一日忠勝巡視工場見巨材命匠人中斷之將作官難之忠勝曰第鋸之豆州若問誰令之則宜答曰讚岐守之令矣信綱果怒以詰忠勝忠勝曰棟材不必須一章木且昌平年久山木日童後人豈有如卿才者哉卿獲之而後之人不能則必蒙譴吾之斷之以爲後人也信綱乃服有司請闢下總椿村得新畝田十萬石忠勝曰得無損舊田乎吏曰穿溝渠築堤塢所損不過四



萬石忠勝曰是得不償失也都下戶口日增薪炭芻秣之用年廣物價將益騰不若植樹其野以供都人薪芻之用黑田淺野賜邸在虎門內二氏嘗修繕其邸壘石爲基頗宏壯或告黑田淺野築邸如城其意不測忠勝馳馬往觀據鞍以策粗量之還白壘高不及策不足爲異也忠勝信綱阿部忠秋等意見有同異每有大議論難反覆或至聲色俱厲有言者大臣諍爭恐非社稷之利大將軍以問於忠勝忠勝曰議論不和以害于社稷者謂競權逞私者也今則不然

每下一令興一事竭智極慮各陳所見不苟雷同不苟諂附必歸于至當而後止若夫一人言之衆人面從奚須多置人願殿下勿患大將軍曰俞言者誠謬矣忠勝曰言者白其所見耳非有誣心願殿下勿之讓以廣言路大將軍以爲然不問

十八年辛巳正月江戸火發京橋南延宇田川西至麻布東及木挽町之海燔死者數百人  
大監察加加爪民部少輔忠澄奔馳指揮咽煙以死二月命編纂諸侯朝士譜牒參政太田備



中守資宗總裁之。博士林信勝、林春勝等掌綴緝。令巡察諸州。大番屬長津田八郎、左衛門重氏、番士丸毛兵左衛門利政、計曹屬長井出十左衛門正員、計吏長坂孫七郎、吉利於上國。大番屬長佐野與八郎、政宣、小姓番士小栗又兵衛、信友、計曹屬長絲原甚左衛門重正、日野彌兵衛某於關東。酒井忠勝久卧病。三月朝。大將軍見諸內寢。設酒饌。又賜佩刀以慶之。肥後國主細川越中守忠利卒。子肥後守光尙襲封。賜賻銀五百枚。忠利有文武才。善修父祖之法。初

在豐前也。封內蝗出。所貯珍寶書畫。鬻于京師。代稻麥蕎菽。以賑民。民遂免飢。訓厲士大夫。講武獎廉耻。兵馬富彊。與鳥津氏相頡頏云。四月。喝蘭人來江戶。令執政傳教。許到長崎互市。且諭之曰。耶穌教係吾邦嚴禁。若有其徒潛匿他蕃。船以來者。宜告之。勿隱。有若蔽而不言。雖蘭船將禁之。大坂選釋寺主僧某。長林寺主僧某。竊匿婦女其寺。又誘白雲寺主僧某。不肯乃殺之。事覺。命曝僧及女於市三日。處二僧斬。下令知恩院增上寺嚴戒僧律。八月三日。世子竹千



代生九月松山中備城主池田出雲守政豐卒無  
子收封六萬五千石十月造日光山寶塔成初  
令執政與有司議欲寶塔制作堅牢千萬世不  
朽如何而可或謂宜以石或謂莫如銅鐵市尹  
島田利正曰今日惟修葺豐太閤廟靡絕則日  
光寶塔之堅可以保億萬歲矣執政語塞然終  
興役採大石於深山幽谷搬運者數萬人糜財  
鉅億云壬生城主三浦志摩守正次卒分其封  
賜長子龜千代安次二萬石次子長五郎共次  
五千石正次鎌倉臣三浦介義明之胤也台德

大君時賜采七百石事大將軍於東宮為近侍  
性勇決善刀法深被寵眷歷小姓番書院番屬  
長至小姓番頭嘗從王子村之狩有大猪奔逸  
逼磬下正次拔刀斫之大將軍嗟賞號其刀曰  
斬猪劍後為參政累益邑至二萬五千石島原  
之役奉命往使歸報稱吉稱爲能臣  
十九年壬午正月加堀田正盛二萬石自松本  
城移封下總佐倉城二月召坂部左五右衛門  
正重面諭之曰吾之生汝抱負之拜神之日亦  
然于今三十九年矣今世子始拜神復煩汝抱



負正重時年八十先是其子某事大將軍於儲  
 宮為侍豎嘗忤旨手誅之正重傷悲告病不朝  
 至是感泣拜命羅城有烈祖原廟寬永十四年九月建東照宮原廟於第二城內至嚴有大君時承應三年九月廢之移神牌於紅葉山移廟於東叡山  
 是月九日世子備鹵簿先拜原廟酒井忠勝堀  
 田正盛及諸侯數十從之遂禮紅葉山廟又謁  
 山王社歸途過井伊直孝邸加松平右京大夫  
 賴重七萬石從下館城移封高松城三月村上  
 城主堀千助直定卒無子收封十萬石四月十  
 六日入駕登日光山十七日雨十八日拜閔宮

天皇使大納言藤原定好中納言藤原基音奉  
 幣因東照宮廿七回法會也廿二日大駕至自  
 日光五月召執政言之曰去歲不稔今夏黎庶  
 疲困至秋若重歉則必有飢餓死亡者吾甚憐  
 之宜使板倉重宗永井尚政等巡察五畿西州  
 松平信綱秋元泰朝等巡察關東以賑濟窮民  
 有如轉輸不便須所在發官廩便宜從事又令  
 書院小姓番頭及諸隊長曰去歲凶荒民憊矣  
 宜不曠官事輪換赴采邑以圖撫恤又令執政  
 傳旨有司曰客秋不穰億兆凋喪勿論乎官長



凡有采地者宜往以惠濟窮民然有姦民間有是令狎恩滯貢者須檢其狀加譴因建榜以戒民六月下教於大監察及町奉行曰聞百姓愀苦凋弊宜明以察之寬以撫之今秋若疊歉則來歲必有餓莩宜訓民儉身節用凡農夫宜食雜穀勿專食稻粱本年雇役除定額外勿濫役民力來歲以後勿田畝植薦種自春涉秋物價翔貴至銀九泉兌米一斗司倉廩者與家商謀作空券以權官米事發覺七月黑田次郎左衛門久保田藤右衛門等處斬餘賜自裁者數人

史臣曰唐玄宗開元中畫內殿以無逸圖出入觀覽以自戒及天寶時代以山水論者以爲開寶治亂之端判於此

我大猷大君則不然始作書齋於內寢側描農家耕織於壁以省民勞其勵精圖治終始弗渝觀乎寬永救荒之令可以見矣止戈以後三十年未有凶歲至是始歉矣大君坐不安席箸不遑下憂愁百端爲之多方區畫以惠鮮之猶如家有病兒父母慈惻擇醫簡藥又隨而祈於神祇問於卜筮詢於巫覡不



管此賑恤之後，懇懇指教，以善其後，皆發自  
主誠。嗚呼！孰謂幕朝之政，威克其愛焉哉！  
賜酒井忠勝暇，以視封邑。大將軍爲張宴餞之。  
松平信綱堀田正盛爲伴，賜忠勝寶刀黃鷹鷹  
雛。水野隼人正忠清二萬五千石，自吉田城  
移封松本城。水野監物忠善自田中城移封吉  
田城。令各州鄉邑曰：勿荒蕪田疇，若有孤獨之  
民，或臥病，或無耕丁，伍保宜相助相任，井水所  
及，雖遠宜導灌之。開水有餘，雖從前不分與，若  
今年乏水者，宜分其利。九月，封大番頭松平伊

賀守忠晴二萬五千石，賜田中城。祭釀酒過多，  
及製饅頭若糕，以損穀。十月，定壓下士襲祿制。  
町奉行島田利正卒。利正剛毅聰察，摘發姦伏，  
如神。治江戶三十餘年，猾商讐服，先沒請分其  
采邑。二子二孫允之。後子孫漸衰，人皆爲利正  
憾之。嘗親舊宴集，有一老父，愀然曰：吾儕享島  
翁之惠多矣，何曾不希其子孫之榮。然其家之  
日衰，蓋亦不爲無所由。翁才智有餘，決獄蔽罪，  
無絲毫滲漏，亦無冤獄。然職如市尹，宜明而不  
宜察。察則物無所遁形，翁之太察，無乃損福乎。



聞者以爲至論十一月立花宗茂卒年七十四宗茂以宿將爲大將軍所崇遇其在江戶也屢侍燕語原城之役大將軍謂之曰卿雖老爲吾如鳥原商議軍事復問賊果如何試言卿意宗茂曰縱使精兵城守糧竭則潰况烏合乎明年賊必不能支今宜使我輩退營令曰魁首不宥脇從者赦之如此則守備必弛一鼓可屠矣大將軍曰持久之策固得其宜但區區之賊不能速誅恐損國威對曰不然今日之亂天下之幸也賊黨不熾不足以奮我武唯恐賊之不能保

久耳大將軍尊崇王室事之甚敬歲時貢獻之外屢有所上每獵獲鶴駟獻之是時奎運日昌名儒稍稍出其興於草莽者中江原最顯原字惟命近江人父吉次隱於農祖吉長仕加藤貞泰於大洲取原爲己子原生有異稟童卯如成人年十一始讀大學至修身爲本嘆曰聖人豈不可學而至焉乎因淚下沾衣屬有僧自京師來就受論語後得四書大全時俗尙武士人斥讀書者不交於是晝與諸士習武技夜則挑燈誦讀刻苦淬厲有弗通輒凝思精考夢寐間或



如有神示之。卒深造自得。既而吉長死。原歸近江省。母欲伴來。母不欲踰海。如他鄉。原乃獨返大洲。思慕弗已。因請致仕歸養。不許。乃鬻家什償債。棄官而逃。還近江。所攜資銀僅百錢。當墟賣酒以養母。母沒。居喪三年。盡禮。原行誼醇篤。聰明內蘊。其導子弟。專講孝經。揭愛敬二字。懇懇說示曰。愛敬是人心自然感通。猶水之流濕。火之就燥也。吾人全爲氣習所蔽。然父子兄弟間。猶有時發見。苟認得斯心以存養。則聖賢氣象不難窺知也。每引村民訓諭之。人無賢愚。皆

服其教。雖商賈亦知廉耻。至旅舍茗肆。有客所遺物。輒必度閣之以俟焉。竟不收用。有里人供驛。受直餘二錢。追客還之。其人曰。汝一何廉也。曰。非敢廉也。吾師之教。乃爾鄉人推尊。稱爲近江聖人。學者自遠至受業。以其家有古藤。號曰藤樹先生。初原在大洲。與大野某善。其子了佐。愚騃。某慮不能嗣家。欲使服賤業。了佐心耻之。竊就原請學醫。原憫之。授諸大成論。誦讀數十百遍。不能記一字。及原還近江。復來學。爲著醫筌。授之。了佐終以醫成家。原嘗語諸生曰。吾於



了佐殆乎竭吾精力矣然非彼勤苦之深吾末  
如之何已二三子天資夙非了佐比苟有志何  
患不成焉翁子皆循循雅飭隨資成器原聞望  
既高諸侯倂召前後皆峻拒不應備前國主池  
田光政厚禮聘之原稱老且病令其子弟及門  
人往掘正意字敬亦近江人與林信勝暨播磨  
那波觚字道平安松永遐年字昌受藤原肅學  
號藤門四傑正意博綜百家禮樂刑政典章制  
度莫不講究遐年等辨博相競而正意獨退讓  
不伐阿部正之嘗謂正意曰今時博物世推林

羅山與之比肩者蓋有先生耳正意曰羅山該  
洽超出古今累吾儕十餘輩復何敢望焉正之  
曰如所言羅山真奇才然先生之謙虛吾所尤  
敬服羅山謂信勝也正意善屬文章簡淨平實  
如其為人韓客筆語稱為文苑老將初仕安藝  
國主淺野長晟後應聘尾張大納言義直義直  
好學禮待甚優台德大君亦數召見後奉旨纂  
輯諸侯朝士譜牒正意澹名利居常愛晉陶潛  
為人懸畫像壁間語人曰對此頓覺塵念之消  
旁精方技友人石川重之寄詩曰昔吟洛陽無



邊月今弄蓬丘不老方仁術功成富才藝春風  
千載呂純陽世稱杏隱先生重之三河人幼而  
岐嶷其父信定曰之兒不揚芳於千載必魁惡  
乎四海及長精悍武技絕倫烈祖召爲近侍大  
坂之役從入京病熱甚其母以書勗之云汝已  
從軍非立功無復見我重之感泣力疾起大駕  
過東寺見重之乘輶輿曰彼病重奈何至此重  
之避路旁待駕過騎馬渴甚飲水三勺覺胸間  
頓爽烈祖聞之驚曰得無有神助明日加賀先  
鋒本多政重既交鋒重之潛離伍稱使者入政

重隊刺敵殪之有人奪其首棄不顧突入城門  
復獲甲首政重曰卿盍見吾主叙功重之曰吾  
非貪名欲不忝祖先耳事平以犯軍律雉髮匿  
于京師妙心寺間從信勝正意等游信勝奇其  
才勸見藤原肅重之素鄙文儒不肯強而後可  
肅爲說倫理道德於是痛自悔悟發憤潛研經  
傳肅讀其詩嘆曰異日必爲一代詞宗重之遂  
還俗然素懷在嘉遯不畜妻板倉重昌雅相友  
善薦之淺野長晟重之有老母乃曰家貧親老  
不擇祿而仕因與母往安藝居久之母沒去還



京師結廬叡山麓放清山水題其景勝有百花  
塢洗蒙瀑老梅關嘯月樓等之曰壁上畫漢晉  
唐宋善詩者三十六人各題其一詩名曰詩仙  
堂因自號六六山人風騷自娛口絕兵革人叩  
之輒云衰老昏耄前事營營然每出行使童奴  
擔偃月刀以從有詩曰枕頭三尺劍瓶裏一枝  
梅又曰腰間無寸鐵胸裏揮三軍人謂山人雖  
隱而壯心未已也京尹板倉重宗將疏薦之重  
之愕曰一晦一顯安人已安人何益乎國家重  
之善隸書晚節詩律滋細韓人來聘有權試者

見其詩曰東海李杜也士無文武莫不慕其風

采獲翰墨者珍賞如拱璧學者稱曰丈山先生

後水尾法皇欲徵見之重之賦和歌以固辭詞曰

渡良志那那蟬廻小河乃淺久登法皇益高其操

毛老乃那美會越影毛耻加志曰怙澹如斯豈可奪乎自是不復徵寬文之末

以壽終遐年亦居京師後光明天皇詔侍經筵

乃以布衣入講春秋板倉重宗數延問道為建

學舍於堀川名講習堂後水尾法皇賜宸翰扁

之後徙館堺町以近禁省重之賦詩賀之有去

天尺五之語因又號尺五堂遐年善教育人材



翁子木下貞幹安東守約並著名貞幹贈詩曰  
董帷春晝靜韓檠秋夜長白鹿近仙洞三鱸落  
講堂觚爲人剛直方正化紀伊大納言賴官嘗  
作君臣明暗圖上之自君大夫有過輒面折改  
而後止賴官嘗曰與叟居如坐荆棘中然每有  
規諫未曾不悅從一日賴官以佩刀試死囚應  
手分斷群臣咨嗟時觚侍側賴官顧之曰異邦  
亦有武技精詣如我者乎觚曰有夏桀商紂是  
也賴官變色而作既而召觚謝曰自今之後吾  
不復試人矣故觚之在藤門後人比諸孔門之

有仲由云

二十年癸未二月召諸番頭差使官縣令諭曰  
聞邇年農氏日窮宜貸種勸農若微祿不能貸  
者須各與其長官相謀又召麾下士令執政傳  
旨曰嚮者數下令禁奢侈而邇年益華益靡日  
用弗悛自今後須恪循令條務事儉質若有不  
用命者當處刑收祿尼崎城主青山大藏少輔  
幸成卒幸成常陸介忠成子也初爲台德大君  
近侍雅與犬久保忠常善忠常在小田原疾篤  
幸成馳馬往訪有司白違制故得罪大坂之役



竊從在兄忠俊陣獲首級。台德大君赦而祿之。及大將軍時擢爲書院番頭。性勇健。精強於職。累益封至五萬石。爲執政。先卒一日。大將軍命松平信綱傳旨云。幸成自吾幼時給仕左右。終始端勤。匪懈。今聞病篤。余甚憫焉。若有所請。宜上啓無所包藏。幸成拜謝曰。臣死迫且夕。何所思。欲唯希子子孫孫竭忠以報鴻恩萬一耳。幸成有四子。分其封賜四人。以爲四族。福原野領主那須美濃守資重卒。無子。封除大將軍。恰其華胄而嗣絕。賜其父既致仕者左京大夫。資景

五千石。以奉先祀。資重源右大將之臣。與市資高之胤也。初加藤明成爲政不平。吝而饗聚斂。無厭庶民凋敝。宰臣堀主水數諫。明成不悅。主水家僕與其同僚之僕訴事。主水僕直。明成遷怒。顛倒是非。遂黜主水。主水憤。率宗族三百餘人出奔。至郊外。放銃燔橋。明成發徒追之。不及。聞其居高野寺。使人往索。寺僧不與。明成益怒。上書請納。邑獲主水。甘心焉。主水去匿。紀伊明成復請。紀伊國主捕之。主水窮。竊來江戶。訴無罪。且告明成大坂之役。通使城中。大將軍以訊



於明成明成白今大君之爲世子也臣父被召  
行環甲儀父時謂臣奉命與否在于汝臣當時  
不曉其旨臣父曰吾死汝應代侯汝致死奉幕  
府大善不則吾辭焉臣因誓天地臣父乃奉命  
臣雖愚忍負父哉盟書具在可覆驗事乃解大  
將軍曰主水所訴有理然爲人臣率兵去國縱  
火放銃非人臣之道可俾歸就戮乃賜主水於  
明成主水妻子隱鎌倉尼寺明成遣徒往捕斬  
梟之市夷其族寺主忿曰我寺源幕府以來未  
有侵暴如斯者天樹夫人爲言明成不請縱捕

亡人無道五月大將軍暴明成罪讓之曰私置  
新關罪一也其臣有犯大憲修耶蘇教者而不  
之治二也虐使士民衆怒民咨三也封內山出  
銀私採而不告四也堀主水數謀不納及甘奔  
窮搜蹤跡遣人鎌倉擅捕亡命者私施族刑五  
也明成服罪乃收會津封別賜予明友石見吉  
水萬石以養其父明成剃髮號休意先是明成  
弟式部少輔明利食二本松城三萬石去歲卒  
不請後封除賜于彌三郎明勝三千石於是使  
差使官多賀左近常長飽勢小十郎賴隆收會



津城酒井宮內大輔忠勝溝口出雲守宜直丹羽左京大夫光重土岐山城守賴行成之佐佐權兵衛長次石川彌左衛門貴成收二本松城相馬大膳亮義胤成之六月蠻船一隻近陸奧海南部城主山城守重直誘而致之捕船長二人僕隸八人七月加保科肥後守正之三萬石自山形移封會津城丹羽左京大夫光重自白川城移二本松城加松平式部大輔忠次三萬石自館林城移封白河城會津東奧要鎮也正之既享封修文講武訓士勸農邦日富強利根

川玉川洪水朝鮮玉李倬使尹順之趙綱來聘李倬自作文祭東照宮頌其功德使二使登日光山拜闕宮祭告之廿五日世子移居副城八月創置衛士三十四人直土圭席謂之新番大將軍忠摩下士多窮數賑貸之猶引領望賜賚酒井忠勝曰是曹非盡情處奢泰而已昇平數十年絕無從軍之賞子孫孳育奴婢倍前而俸祿不加以故家道日落也請以職官之子資蔭尤高者充書院小姓兩番給職俸三百苞次者充新番給二百五十苞又次者充大番給二百



芭從之。九月，大將軍聞春日局病篤，自往訪之。局自大將軍病痘時，禱神代死，誓不服醫藥。至是大將軍躬親嘗湯藥，予之，乃爲啜之。既而皆嘔吐，遂卒。大將軍悲悼，爲絕酒肉數日，賻贈優渥。新建梵宇於城北本鄉，名曰麟祥院，給田三百石。十月，大僧正天海卒。天海三浦氏，而蘆名氏之支族也。生於會津，幼出家，學於比叡山。博究內外典，天文弘治中赴甲斐，客武田晴信。後還會津，及伊達政宗攻蘆名盛重，天海從盛重潰圍而去。慶長末，始謁烈祖於駿府。天海沈毅。

有器略，與藤堂高虎、本多正信等每侍帷幄，參預密議。世曰爲緇衣相。及烈祖大漸，召天海及藤原唯心、林信勝，論定喪祭禮於卧榻前。既薨，奉遺命，躬負靈柩，葬諸日光山。大將軍世寵異之。卒時年百三十餘歲。後五年，請京師，賜號慈眼大師。諸家譜牒成名曰寬永諸家系圖。賜總裁太田資宗寶刀一口。其掌編纂者林信勝以下，賜金帛有差。先是使酒井忠勝、松平信綱如京師，因將有禪位事也。是月二十一日，皇太子卽位，是爲後光明天皇。大將軍獻銀五百枚，綿。



五百把於天皇銀三百枚綿二百把於後水尾  
上皇銀二百枚綿二百把於明正上皇世子獻  
銀三百枚於天皇二百枚於後水尾上皇百枚  
於明正上皇天皇明叡濬哲自幼好學嘗謂公  
卿流文弱王室所日衰者淫詞藻之弊居其一  
自矢不作和歌上皇聞之弗懌授百題令賦卽  
一夜裁以上後絕不復爲謂源氏物語伊勢物  
語此誨淫者詔群臣勿讀一日讀宋儒克己先  
攻性偏語慨然曰吾畏雷是性偏不可不克夏  
月每迅雷出御殿陞寒簾端坐其銳志力行如

此十二月天皇使大納言藤原經季大納言藤  
原雅宜來聘大將軍令大番書院番小姓番三  
部將曰從前各隊番士物故因其將長所建白  
子孫雖幼冲賜俸祿如父時自今後須檢覆其  
人淑慝勤惰以聞若有律身不淑奉職不勤者  
應當收其采地餼稟不得盡如父時也紀伊大  
納言賴宣久卧病大將軍患之屢使使問狀或  
賜鳥魚或賜菓糕又使安藤伊賀守重元加加  
爪甲斐守直澄留宿以看撫日白其狀至是賴  
宣差痊因召還重元直澄仍使二士輪日往問







